

“家白石而戶玉田”

——以清人刊行與手批張炎詞集為例

鄧子勉

清朱彝尊《靜惕堂詞序》略云：

往者明三百祀，詞學失傳，先生搜輯南宋遺集，尊曾表而出之。數十年來，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，春容大雅，風氣之變，實由先生。當世君子得先生詞誦之，必有思雕先生之詩文者。先生之著作雖出之也晚，庶幾傳之彌永焉。同郡年家子朱彝尊序。^①

按：曹溶（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五），字秋嶽，一字潔躬，號倦圃，清秀水（今浙江嘉興）人。明崇禎十年（一六三七）進士，歷官副都御史。入清出仕，任順天學政督學。築書樓於嘉興南湖之濱的倦圃別業，稱靜惕堂，藏書極富，度藏宋元古本近千種。編撰有《靜惕堂詞》、《靜惕堂書目》、《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》等。朱氏序有“念倚聲雖小道，當其為之，必崇爾雅，斥淫哇，極其能事”云云，表達了雅正詞觀，而“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”，又是姜、張詞人在清初強勢影響的寫照，也是朱彝尊及浙西詞派藉以推動其詞學理念的表現。此以張炎詞集在清代的刊行及評批為例，以見一斑。

一、張炎詞集概述

張炎（一二四八—？），字叔夏，號玉田，晚號樂笑翁。祖籍成紀（今甘肅天水），寓居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循王張俊六世孫，南宋滅亡，家道中落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曾召赴大都繕寫金字藏經，次年春南歸，落拓而終。著有《詞源》、《山中白雲詞》。

張炎詞生前已結集，見於同時交游者論及，如舒岳祥、鄭思肖、鄧牧、仇遠等，多為宋遺民。其中仇遠《玉田詞後序》云：“讀《山中白雲詞》，意度超玄，律呂協洽，不特可寫音檀口，亦可被歌管，薦清廟，方之古人，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。”^②其他人則罕言其詞集名，也未言是否刊印過。又舒岳祥《山中白雲序》一文有“歲丁酉三月客我寧海”^③云云，知是在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（一二九七），時張炎已五十歲。鄧牧《伯牙琴》有《張叔夏詞集序》，其中云：

蓋其父寄聞先生善詞名世，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。中間落落不偶，北上燕南，留宿海上，憔悴見顏色。至酒酣浩歌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，身外窮達，誠不足動其心、餒其氣與。歲庚子相遇東吳，

示予詞若干首，使為序云。⁽⁴⁾

庚子為元成宗大德四年，時已結集，當為手稿，未言卷數。此外，元孔齊《靜齋至正直記》卷四云：

錢唐張炎，字叔夏，自號玉田，長於詞曲。嘗賦孤鴈詞，有云：“寫不成行，書難成字，只寄得、相思一點。”人皆稱之曰張孤鴈，有《山中白雲集》，首論作詞之法，備述其要旨。⁽⁵⁾

知有《山中白雲集》，未言卷數版本，至於云“首論作詞之法，備述其要旨”，當指《詞源》而言。

張氏詞集元時是否刊刻不得而知，也罕見明代藏家著錄，翻檢明代藏書目、藏書志，其中姜夔、周密、王沂孫、吳文英等人詞集，都有不止一家的著錄，而張氏詞集卻難覓蹤影。已知明代張氏詞集存有二種名稱，一名《玉田詞》（或稱《玉田集》），一名《山中白雲詞》。又《永樂大典》自《玉田集》錄詞三首，即《尾犯》（二八〇八/一七B，指卷數與頁碼，下同）、《清平樂》（二八一〇/一B）、《風入松》（三五八一/九B）。今存有明水竹居抄本《張玉田詞》二卷（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），另明吳訥輯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（明抄本）和明石村書屋抄本《宋元明三十三家詞》中，均有《玉田詞》二卷。《百家詞》本前有鄭思肖序，又有仇遠後序，存詞一百五十三首，核以所載詞年代可考者，知元成宗大德年間張炎詞已結集，也就是說《玉田詞》中所收諸作不會晚於六十歲。至於《靜齋至正直記》一書中提及《山中白雲集》前是附有所撰《詞源》的，這個應是後人所謂的足本詞集，存詞量約是名《玉田詞》的一倍。兩者是不同的，蓋《玉田詞》結集時，《詞源》尚未成書。孔齊，字肅夫，號行素，又號靜齋。山東曲阜人，生卒年不

詳，元惠宗至正間避居四明（今浙江寧波）之東湖，為元代晚期時人。

清以來所見《山中白雲詞》一書，是源自陶宗儀抄本，見於明人序跋文中，如：

成化丙午春二月朔，偶見是帙鶴城東門藥肆中，即購得之。南村先生手鈔者，蓋百餘年矣。凡三百首，惜無錄目。五月初九日輯錄，以便檢閱。或笑余衰遲目眩，何不求諸善書者，曰：身健在，飽食終日，豈不勝博奕乎？何計字之工拙，使得時時展玩，恍惚坐春風中聽玉田子慷慨灑落之言笑焉。併錄以記歲月，并時，年六十有五。⁽⁶⁾

知得於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（一四八六）。按：陶宗儀（一三一六—？），字九成，元末明初黃岩（今屬浙江）人。元末隱居華亭，明洪武初累征不就，晚年出應聘為教官。編著有《南村輟耕錄》、《說郛》等。據井氏文，所得為陶氏抄本，又殷重跋有所謂“幾經兵燹，猶自璧全”⁽⁷⁾云，知陶氏抄本是足本保存下來的。殷重，字孝思，明初吳門（今江蘇吳縣）人，行蹟不詳。

張炎詞集被重視是人清後的事，這首先是得於朱彝尊的努力。朱氏編有《詞綜》，《詞綜·發凡》云：“是編所錄，半屬抄本。”⁽⁸⁾所錄詞集名目，其中有張炎《玉田詞》二卷，又云：“至張叔夏詞集，晉賢所購，合之牧仲員外、雪客上舍所抄，暨常熟吳氏《百家詞》本較對無異，以為完書。頃吳門錢進士宮聲相遇都亭，謂家有藏本，乃陶南村手書，多至三百閱，則予所見，猶未及半，漏萬之譏，殆不免矣。”知編《詞綜》時，尚未見到足本《山中白雲詞》。錢中諧，字宮聲，號庸亭，清吳縣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清順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）進士，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，授翰林院編修。朱彝尊自錢氏處傳錄了陶宗儀抄

本，釐為八卷，其中有大體依年代或類別等分卷編排的因素，當是朱氏所為。清以來諸刻本、抄本多源於此。

二、清代張炎詞集盛行的原委

清初有兩大詞派，即陽羨詞派和浙西詞派。朱彝尊為浙西詞派的領袖，其《解佩令·自題詞集》下片云：“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、玉田差近。”明示了自己的詞學宗尚，雖然朱彝尊是以姜、張醇雅的詞風為模範，而在具體的操作中，更多地是從張炎詞入手。蓋張炎詞匠氣味濃，有路徑可尋，後天的因素要多些，不似姜夔運以才氣，先天的成份要濃些。

張炎撰有《詞源》，凡二卷，其中就詞的創作，較為全面地論說了所應遵循的諸般法則，在題材內容、風格特色、寫作技巧等方面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。其中為清人看重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：

其一、雅正觀，或騷雅論。《詞源》卷下前言云：“古之樂章、樂府、樂歌、樂曲，皆出於雅正。”又云：“詞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一為情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、伯可不必論，雖美成亦有所不免。”（卷下，雜論）詞本以言情為主，易流於軟媚低俗。所謂：“箴弄風月，陶寫性情，詞婉於詩。蓋聲出鶯吭燕舌間，稍近乎情可也。若鄰乎鄭、衛，與纏令何異也？……故其燕酣之樂，別離之愁，回文題葉之思，峴首西州之淚，一寓於詞。若能屏去浮豔，樂而不淫，是亦漢、魏樂府之遺意。”（卷下，賦情）既要體現出詞的本色特點，又要達到雅正的要求，這並非易事。就兩宋詞人而言，在這方面，姜夔是佼佼者，所謂姜氏詞：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騷雅，讀之使人神觀飛越。”（卷下，“清空”）又云：“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，於軟媚中有氣魄。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，乃其所長，惜乎意趣卻不高遠。所以出奇之語，以白

石騷雅句法潤色之，真天機雲錦也。”（卷下，雜論）周邦彥為詞壇大家，為後人所取法，只是“失之軟媚”（卷下前言），“失其雅正之音”，不可取。至於云：“辛稼軒、劉改之作豪氣詞，非雅詞也。於文章餘暇，戲弄筆墨，為長短句之詩耳。”（卷下，雜論）即辛棄疾等為代表的豪放詞是有違詞之本色的，更是不可取。純正騷雅，又要不失自然華美，這是基本的要求。

其二、聲律說。《詞源》卷上泛言律呂，卷下也不乏專論詞曲之音譜、格律、用韻等章節。指出：“詞以協音為先，音者何？譜是也。古人按律製譜，以詞定聲，此正聲依永、律和聲之遺意。”（卷下，音譜）又云：“詞之作必須合律，然律非易學，得之指授方可。若詞人方始作詞，必欲合律，恐無是理，所謂千里之程，起於足下，當漸而進可也。”（卷下，雜論）詞原本是配合樂譜而演唱的一種文體，講求格律。所謂“然律非易學，得之指授方可”云云，也是張炎的心得之言。曾云：

余疎陋謏才，昔在先人侍側，聞楊守齋、毛敏仲、徐南溪諸公商推音律，嘗知緒餘。故生平好為詞章，用功踰四十年，未見其進。今老矣，嗟古音之寥寥，慮雅詞之落落，僭述管見，類列於後，與同志者商略之。（卷下前言）

按：張炎父名張樞，字斗南，號寄閒。《詞源》卷下，音譜“云：

先人曉暢音律，有《寄閒集》，旁綴音譜，刊行於世。每作一詞，必使歌者按之，稍有不協，隨即改正。曾賦《瑞鶴仙》一詞云：（略）此詞按之歌譜，聲字皆協，惟“撲”字稍不協，遂改為“守”字，迺協。始知雅詞協音，雖一字亦不放過，信乎協音之不

易也。又作《惜花春·起早》云“鎖窗深”，“深”字音不協，改為“幽”字，又不協，改為“明”字，歌之始協。此三字皆平聲，胡為如是？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，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，故平聲字可為上入者，此也。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，以為合律，不詳一定不易之譜，則曰失律。矧歌者豈特忘其律，抑且忘其聲字矣。述詞之人，若只依舊本之不可歌者，一字填一字，而不知以訛傳訛，徒費思索。當以可歌者為工，雖有小疵，亦庶幾耳。

張樞在詞律用字方面的苛刻表現，常為清人徵引樂道。楊守齋名纘，字繼翁，號守齋，又號紫霞翁，生卒年不詳。本江西鄱陽洪氏，後過繼寧宗楊太后姪楊石為嗣，居浙江錢塘。官至司農卿、浙東帥，以女選為度宗淑妃，贈少師。能畫善琴。著有《紫霞洞譜》等。又元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四《琴述贈黃依然》云：“往六十年，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，有客三衢毛敏仲、嚴陵徐天民在門下，朝夕損益，琴理刪潤，別為一譜，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。”^⑩則徐南溪即徐天民，號南溪，浙江嚴陵人。卒於南宋滅亡之際。毛敏仲名遜，浙江衢州人，元陸文圭《山中白雲序》云：“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、南溪徐公。”《詞源》卷下“雜論”云：

近代楊守齋精於琴，故深知音律，有《圈法周美成詞》。與之游者，周草窗、施梅川、徐雪江、奚秋崖、李商隱，每一聚首，必分題賦曲。但守齋持律甚嚴，一字不苟作，遂有《作詞五要》。觀此，則詞欲協音，未易言也。

楊氏“持律甚嚴”，由《詞源》一書中，可見張炎受到的影响。當然張炎的堅守，也是與家學淵源有關聯的。

其三，筆法論。張炎詞有較高的藝術魅力，在構思用語等方面，多有講究，《詞源》卷下所言多屬此，如云：“作慢詞，看是甚題目。先擇曲名，然後命意。命意既了，思量頭何如起，尾何如結，方始選韻，而後述曲。最是過變，不要斷了曲意，須要承上接下。”（卷下“製曲”）從題目的確定，到擇曲、命意，再到起句、過變、結尾、用韻等，涉及寫詞的多方面，需用心打造。又如：“詞中句法，須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？只要拍搭襯副得去，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，不可輕放過，讀之使人擊節，可也。”（卷下“句法”）又：“句法中有字面，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。須是深加煅鍊，字字敲打得響，歌誦妥溜，方為本色語。”（卷下“字面”）又：“詞與詩不同，詞之句語有二字、三字、四字，至六字、七、八字者，若惟疊實字，讀且不通，況付之雪兒乎？合用虛字呼喚，單字如正、但、任、甚之類，兩字如莫是、還又、那堪之類，三字如更能消、最無端、又卻是之類，此等虛字，却要用之得其所。若使盡用虛字，句語又俗，雖不質實，恐不無掩卷之謫。”（卷下“虛字”）涉及到章法、句法、字法的运用，此外“用事”、“詠物”、“節序”、“賦情”、“令曲”、“雜論”等條目中，從題材、用典、體製、用韻、風格等不同角度，提出相應的要求。這些建議與要求，也是文人填詞典雅化所必然。

主雅正，嚴聲律，講筆法，是清人多以張炎詞為入學門徑的主要理由。清戈載《宋七家詞選》於張炎詞序中提及世人熱衷於學張氏詞有二：其一、學其雅，云：“玉田詞，鄭所南稱其，飄飄微情，節節弄拍，仇山村稱其，意度超元（即玄字），律呂協洽，是真詞家之正宗，填詞者必由此入手，方為雅音。”其二、用韻的問題，即真、文、庚、青、侵等雜用，云：“南宋詞人多不經意之作，取其便易，玉田亦不能免俗，此其不可學者也。”又：“今人用韻自喜泛濫，每以玉田藉口。又：”況玉田三百首中，不合韻者僅三十七首，此亦偶然之誤

耳。¹²“隨着詞譜的失傳，音樂性的淡化，加以文人創作的典雅化，詞的格律性為後人所看重。戈氏所言未必符合宋人用韻的實際，但其間表現出對南宋格律派詞人作品的醉心，卻是不容忽視的。清樓儼《書山中白雲詞後》云：

二十年前，問作詞之法於柘西先生，云：“曲子要曲，章法曲，句法曲，思路曲。”又云：“要得翻字訣，翻則直者皆曲。”又云：“詞中多倒裝句法，費用側筆，不用正筆，正筆却無意味。”回首恩門，恍如昨日，師言在耳，固未能去諸懷也。大抵行文有頓挫，有跌宕，一開一合，波瀾自生，此句法之曲也，而翻筆、側筆、倒裝諸法即生于此。若夫章法之曲全由思路之曲，桃花流水，別有天地，不平鋪，不直敘，不描頭，不畫角，步步側筆、翻筆，拗折而出，豈惟句法倒裝？即章法亦純乎倒裝矣。南宋詞人，姜白石外，惟張玉田能以翻筆、側筆取勝，其章法、句法俱超，清虛騷雅，可謂脫盡窳徑，自成一家。迄今讀《摸魚兒》、《聲聲慢》、《南浦》、《國香》數闕，直可伯仲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、《琵琶仙》諸曲，一氣卷舒，不可方物，信乎其為山中白雲也。庚子暢月，昭潭舟中，讀玉田詞，若有所得，因憶師言，并記於此。¹³

柘西先生即沈皞日，為浙西六家之一。文作於清康熙五十九年庚子（一七二〇），所謂用筆“曲”，即表達委婉含蓄，涉及到章法、句法、字法等，不平鋪，不直露，由此而達到清空騷雅的境界，這便是張炎詞講究筆法、自成一家所在，對此樓氏表達了傾慕。又樓儼《浣花詞序》云：“余少於吉士三歲，兩鬢絲且大半白矣。初學稼軒詞之雄健，而僅得其粗；繼學白石詞之清空，而漸流于率。後乃規撫樂笑翁，而筆

下稍知曲折。¹⁴“吉士名杜詔。所謂學張炎詞後而“筆下稍知曲折”，即習張炎詞有路徑可尋，可達到清空騷雅效果。又樓儼《扶左堂詞集序》云：

往余在都下謁松坪先生於古藤書屋，首問作詞之法。先生教以當學樂笑翁，因舉“只有空山，近來無杜宇”，歎為文外獨絕，并述樂笑警句奇對，與陸輔之《詞旨》互相發明，余退而讀樂笑詞，其源似出淮海、清真，而旁及於玉局、青兕，後則變化於白石、梅溪、竹屋，迨與同時之夢窗、花翁、草窗、碧山、日湖、二隱、山村、學舟薰習最久，清空騷雅，直可與白石並驅，不獨得音律之學於楊守齋、徐南溪也。¹⁵

松坪先生即孫致彌。“只有空山”二句見《臺城路·送周方山遊吳》，“朗吟未了西湖酒”，其中“只有”或作“只恐”，杜宇即杜鵑，傳說為古蜀國杜宇所化，寄託有亡國之痛、身世之悲的情感。杜鵑又名子規，“規”諧音“歸”，其啼鳴就釋為“不如歸去”之意，常用以表達遊子思歸的情懷。宋戴復古《會稽山中》詩：“若使山中無杜宇，登山臨水定忘歸。”張炎詞同戴復古詩，均是看似反用其意，實是強調故國情懷、思鄉愁怨的交融，難以忘懷。序中言張炎能博採兩宋名家詞人之長，其源似出自秦觀和周邦彥，旁及玉局（指蘇軾）和青兕（指辛棄疾），變化於姜夔、史達祖、高觀國，又與吳文英、孫惟信、周密、王沂孫、陳允平、李彭老和李萊老、仇遠、趙與仁等交往磋商，形成清空騷雅的特色，不僅僅是謹守聲律、講求筆法而已，這也是對張炎詞之所以得到清人青睞的充分說明。

張炎詞集在清代的盛行，並得以廣泛地刊刻、傳抄、評批，以至於清康熙以來“家白石而戶玉田”，初始之功，朱彝尊之力居多，其《孟

彥林詞序》云：

宋以詞名家者，浙東西為多。錢唐之周邦彥、孫惟信、張炎、仇遠，秀州之呂渭老、吳興之張先，此浙西之最著者也。三衢之毛滂、天台之左譽、永嘉之盧祖皋、東陽之黃機、四明之吳文英、陳允平，皆以詞名浙東。而越州才尤盛，陸游、高觀國、尹煥倚聲于前，王沂孫輩繼和于後，今所傳《樂府補題》，大都越人製作也。自元以後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，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，家嫺而戶習，顧漸江以東鮮好之者……¹⁶

以浙地自兩宋盛產詞人著稱於世而自得，不論是本籍為浙地的，還是僑寓者，所謂：「在昔鄱陽姜石帚、張東澤、弁陽周草窗、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，然言浙詞者必稱焉。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，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，亦取其同調焉爾矣。」¹⁷由此可見在詞學方面，自全盛期的兩宋便具地理優勢。又清陳撰《樊榭山房集集外詞題辭》（康熙王寅）云：「吾杭若姜白石、張玉田、周草窗、史梅溪、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，自是以還，正不乏人，而審音之善，二百餘年以來幾成輟響。」¹⁸不論是本籍，還是客寓，一並視作浙產，不容質疑。清張其錦《梅邊吹笛譜題識》（清道光六年）云：

填詞之道，須取法南宋，然其中亦有兩派焉：一派為白石，以清空為主，高、史輔之，前則有夢窗、竹山、西麓、虛齋、蒲江，後則有玉田、聖與、公謹、商隱諸人。掃除野狐，獨標正諦，猶禪之有南宗也。一派為稼軒，以豪邁為主，繼之者龍洲、放翁、後村，猶禪之北宗也。元代兩家並行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，卑者鄙俚淫褻，直拾屯田、豫章之牙後。我朝斯道復興，若嚴孫

友、李秋錦、彭羨門、曹升六、李畊客、陳其年、宋牧仲、丁飛濤、沈南渟、徐電發諸公，率皆雅正，上宗南宋，然風氣初開，音律不無小乖，詞意微帶豪豔，不脫《草堂》、前明習染，唯朱竹垞氏專以玉田為楷模，品在衆人上。至厲太鴻出，而琢句鍊字，含宮咀商，淨洗鉛華，力除俳鄙，清空絕俗，直欲上摩高、史之壘矣，又必以律調為先，詞藻次之。¹⁹

推崇南宋姜、張為代表詞人，成為清以來人們習詞的重要選擇，一則「淨洗鉛華，力除俳鄙，清空絕俗」，二則「必以律調為先」，是張炎主雅正、嚴聲律、講筆法理念的反映，張炎詞為習詞入門的不二之選，成為共識。

這種看法多見於清人論述中，如曹炳曾《山中白雲詞跋》云：「曩者余友簡兮陸先生相契甚篤，朝夕過從，討論古今，樂府詩餘必推玉田張叔夏。²⁰又彭兆孫《徐企範詞序》云：「君嘗謂予：「一生趨詣，首在玉田。」²¹另吳嘉淦《曉夢春紅詞序》（咸豐丁巳）云：

顧近時論詞者多以玉田為入門之始。夫玉田非不可學也，然必深窺乎南唐、北宋婉約綿麗之指，由濃而淡，以漸近自然，庶不蹈空虛而近於浮滑之病焉。昔朱竹垞檢討有曰：「小令宜師汴京以前，長調宜宗南渡以後。」非深於詞者不能道也。²²

作為易代之際的文人逸民，張炎詞入清被看重，在思想情感方面，與清初如朱彝尊等文人是暗合之處的；又因詞風及創作方法等方面，為清人所青睞。所謂「空虛而近於浮滑之病」，是因一味追求清空所致，少了穩妥實在。其間盡管也有異議者，甚至是持反對意見者，如清中後期周濟等，但張炎詞的影響，還是貫穿整個清代的。清張文虎《素笑詞

序》（同治甲子）云：

二十年前言長短句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，使蘇、辛不得為詞。今則俎豆二窗而桃姜、張矣。²³

同治甲子為清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。張文虎（一八〇八—一八八五），字孟彪，一字嘯山，號天目山樵，南匯（今上海）人。同治時由諸生保舉訓導，清光緒中援例加州判銜。著有《古今樂律考》、《舒藝室隨筆》、《舒藝室詩存》、《索笑詞》等。所謂“家白石而戶玉田”的現象貫穿有清一代，清人習姜、張詞，一是言辭內容雅正，二是講求格律，三是筆法求變。張炎詞集在清代傳抄、刊刻與評批的盛行，是清代詞學諸種因素凝聚而成的一個典型說明。

三、清代張炎詞集的刊刻

朱彝尊得到了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友人龔翔麟、李符等取以校刊，自此後，清代歷朝多有刊刻，計有：

1、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刻本。李符跋云：

予曩客都亭，從宋員外牧仲借鈔《玉田詞》，僅一百五十三闋。越數年，復覩《山中白雲》全卷，則吾鄉朱檢討竹垞錄錢編修庸亭所藏本也。累楮百翻，多至三百首，始識向購特半豹耳。參股孝思，璧全“一語，更閱陸輔之《詞旨》載樂笑翁警句奇對，無有出於是編之外者，知為完書無疑。竹垞釐卷為八，與諸同志辨正魚魯，緘寄白門，予復與龔主事衡圃取他本較對，或字句互異，題目

迥別，則增入兩存之，鈔棗以傳，可稱善本。

白門指江蘇南京，朱彝尊《詞綜》“發凡”有“白門則借之周上舍雪客、黃徵士俞邵”云云，按：周在浚，字雪客，祥符（今河南開封）人，生卒年不詳，官經歷。黃虞稷（一六二九—一六九一），字俞邵，號楮園，上元（今江蘇南京）人。家富藏書。知所據源自陶宗儀抄本，原本不分卷，存詞三百餘首，朱彝尊釐為八卷，龔翔麟據以刊印。

2、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附錄一卷，清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曹炳曾城書室刻本。杜詔序（雍正四年）云：

康熙乙酉冬，余奉命分纂《御選歷代詞》，始得竹垞所寄《玉田詞》抄本，時亦未知有《山中白雲》名目也。迨己丑春，復命修《欽定詞譜》，同館樓敬思眎余《山中白雲詞》，蓋錢唐龔氏所刊，當是陶南邨手書本子，為完書無疑。既而失之，嗚恨不能已。比上海曹子巢南氏重加校刊，惠余一帙，余驚喜出望外。

康熙乙酉為清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，己丑為康熙四十八年。知是據龔氏玉玲瓏閣本覆刊。曹炳曾跋（康熙六十一年）云：

曩者余友簡兮陸先生相契甚篤，朝夕過從，討論古今，樂府詩餘必推玉田張叔夏，一日出《山中白雲詞》見示，乃先生手錄批閱者，曰：“世無善本，子盍鈔棗以傳？”……會余刻《海叟詩集》，因將此編重加參訂，附以《樂府指迷》、名賢詩序、贈別之作，精書鏤板，以酬宿諾。

陸簡兮手批本，當為刊本而手批其上者。陸簡兮其人俟考。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卷十六著錄此書為雍正四年上海曹氏刻本，云：

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康熙中有錢唐龔翔麟刻本，源出朱竹垞太史彝尊曝書亭鈔本，即明初陶南村所傳三百餘闕之足本也，其書印不多，故世罕傳本。雍正四年上海曹炳曾據以重刊，版心下有“城書室”三字，即此本也。乾隆時其販售之仁和趙氏，去版心“城書室”三字印行，亦不多見。光緒庚寅余獲之京師廠肆，印已在後，行字間有損……此為曹刻初印，卷四前七葉火毀其半。余據趙氏印本影鈔補之。全書有圈點，以牙刻印之，較之朱墨塗抹尚不刺目，雖無佳人黥面之恨，然壽陽點額，不如虢國掃眉之傾城絕世也。王子小滿記。²⁴

王子為民國元年（一九二二）。知所藏曾氏刻本，有殘損，有抄補，有批點。又《葉氏觀古堂藏書目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云康熙年曾（當作曹）氏刊本。按：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云：

清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曹炳曾刻，珍藝堂印本，葉德輝跋。二冊一函。九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邊。封面鐫“珍藝堂藏板”，書前有厲鶚、趙昱、趙信三序。為葉氏據龔翔麟本轉抄。鈐“葉德輝煥彬甫藏閱書印”。

知葉氏又補抄了厲鶚、趙昱、趙信三家序。

3、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清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寶書堂印本。有趙昱、趙信、厲鶚跋，厲鶚跋（乾隆元年）云：

元張炎叔夏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吾鄉龔侍御衡園得鈔本於秀水朱檢討竹垞，因鏤版以傳。侍御晚節家居食貧，物故後琴書散落，是版幾入庸販手，吾友趙君谷林幸購得之。谷林好畜僻書，必留其真，力於校勘，復弗愆流布人間，可謂得所歸矣。

趙昱（一六八九—一七四七），字功千，號谷林。趙氏跋云：“予購得龔侍御所刻《山中白雲》版，藏奔小山堂，間摹印以貽同好。“知趙昱得龔氏《山中白雲》刻版，重新刷印。又趙昱《小山堂藏書目錄備覽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²⁵，當指龔氏刊本。又清汪沆《小眠齋讀書日劄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云：“元張炎叔夏著，吾鄉龔侍御衡園得鈔本於秀水朱氏，因鏤版以傳。侍御沒，版歸予友趙意林。²⁶按：趙信（一七〇一？），字辰垣，號意林，趙昱之弟。又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卷十六著錄此書為乾隆元年趙昱印曹氏本，云：

宋張炎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曹氏重刻龔翔麟本，版心下原有“城書室”三字，此即原版，而無此三字，蓋版展轉易主，久已剝去也。今版又歸熟熟坊估鮑氏知不足齋。余取曹刻初印本較之，卻無差異，惟版句書友有曲阜孔昭任家鈔本，係據原本抄，而前有厲鶚、趙信三人序，而無杜詔一序，乃知龔版乾隆中尚在趙昱家，不知趙印何以亦復稀？

文作於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，云所得原為曹氏“城書室”刻板，剝去“城書室”三字而印行。據厲鶚跋，趙氏所得為龔翔麟刊本原印

版，而非曹氏“城書室”刻板，葉氏所言有混淆的嫌疑。

4、《山中白雲疏證》，清江昱疏證，清乾隆江氏刻本。有江昱序（乾隆十八年），又陳撰序（乾隆十八年）云：

吾友濟陽賓谷君承其家學，稚節嗜古，擅淹通之聲。既與其弟蔗畦鏃羽括礪，自為師友，光華才氣，昭灼近遠，談藝之外，工為倚聲。每謂詞莫尚於南宋，景淳、德祐間，要以白石為宗主，其嗣白石起者，無逾於玉田，《白雲》一集可按而知也。顧其間有不可以臆測者，蓋玉田之先忠烈王以功開國，家世蘭錡，遭時不偶，流落播遷，客遊無方，彳亍南北，所與交率遺民退士，境會遭適，等諸落葉之聚散。其詞一往而深，隱約結蓄，使非熟悉諸人之生平與其情事之曲折，則紀其鏗鏘而不說其義，猶然襲於音者已。今得濟陽兄弟疏通證明之，蒐羅旁魄，甄檢精審，寤疑而辨惑，並乏一句之譌、一字之誤，讀之，怳怳與諸君子屐齒相躡，撫塵拂几於一室之中，遂使詞之精蘊，挹之而逾以出，是豈特玉田數百年身後之桓譚，抑亦吾儕後來讀之者之厚幸也。

江昱（一七〇六一—一七七五），字賓谷，號松泉，江蘇儀徵人，居揚州。諸生。安貧嗜學，與弟江恂著述唱酬。長於詩詞，尤好南宋人詞。著有《松泉詩集》、《瀟湘聽雨錄》等。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卷十六著錄此書為乾隆辛未揚州汪（當為江，下同）氏刻本，云：

此為乾隆辛未揚州汪氏據龔、曹兩刻校刻本，行字精神爽朗，視兩刻過之。自來藏書珍尚宋元舊鈔，似此精刻，對之，使明目怡神，是亦何讓天水舊槧耶？光緒乙未仲春春分前一日記。

作於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。

5、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清道光三年（一八三三）文德堂刻本。

6、清戈載《宋七家詞選》本《山中白雲》一卷，有清道光刊本，又有清光緒乙酉曼陀羅華閣刊本。光緒本戈氏《張叔夏詞選跋》云：

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陶南邨鈔本，錢庸亭藏之，朱竹垞錄之，龔衡圃刻之。詞多至三百首，洵為完璧。字句各異者，或竝存，或分注，可謂精詳矣。予讀是集，手校五過，又將顧丈澗蘋、李丈子仙批本互勘。近寓秦郵，復與王君寬甫商榷，一一皆識于簡端。茲所錄者，就其異同，更將各選家參訂，折衷於至當不易，似無遺憾。惟原本有闕而未補，誤而未改，及別本謬處，特指出之。

所據為龔氏刻本，選錄一百又一首，並有校訂。

7、《榆園叢刻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附《詞源》二卷，清光緒刊本。張大昌《重刻山中白雲詞序》（光緒九年）云：“許丈邁孫先生，邃家探勝，琴旨闡微。……壬午秋，又以《山中白雲詞》付梓，揆張好音，詒惠來哲。“壬午為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。又有“綴言“數則，其一云：

蘅圃先生物後，琴書散軼，《白雲詞》版為仁和趙谷林昱所得，流布未廣。劫後，龔刻、曹刻皆不易得，茲就弊篋舊臧龔刻印本重加校勘，有疑似者，悉仍其舊。曹刻謬文脫簡，觸目紛然，或當時不暇詳校。序中謂精書鏤版，以酬宿願，亦言之過情耳。

”綴言“作於清光緒八年，知是據龔氏刻本重加校勘。

8、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清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後知不足齋刊本。伊其淦《生白齋讀書自省記》著錄有此書，云：“此書為後知不足齋所刊之本。”²⁹

9、王鵬運四印齋《雙白詞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二卷補錄二卷續補一卷，清光緒王氏四印齋刻本。前有許廣颺《四印齋合刊雙白詞序》，補錄後有王鵬運跋（光緒七年）云：

嘗欲合白石、白雲為《雙白詞》之刻，顧《白石道人詞集》傳本尚夥，《山中白雲詞》雖一刻於龔翔麟，再刻於曹炳曾，皆迄未之見。客臘，端木子疇年丈從金陵故人家覓得抄本二卷，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及三朝《詞綜》所云卷數皆不合，雖首尾完善，而序跋缺如，不知據何本逐抄，中間字句以近今選本校之，亦多歧異，或亦舊傳之別本也。抄本為詞一百五十首，復廣為摭輯，又得詞一百七十首，為補錄二卷附後，不知於足本何如？然視白石詞則三倍之矣。

知是據抄本《玉田詞》（二卷本）付梓的。又《續補》前王鵬運序云：

自余《雙白詞》刻出，仁和許君邁孫以此詞尚非足本，為重翻龔刻。南中書賈復得曹氏舊板，整比印行。余刻最劣下，藉以訂譌補缺，復為完書。特顛倒凌褻，殊失舊觀耳。原本八卷詞二百九十六闋。《雙白詞》所刻少四十闋，為續補附後。編次既失龔氏之舊，鉛槧復遜許氏之精。然二本之出，實余刻為之嚆矢，雖率爾操觚，未始無功於樂咲翁也。陸氏《詞旨》淵源具在，龔氏集

序考證為詳，併為附入，以資觀覽云。光緒丁亥冬日臨桂王鵬運誌。

作於清光緒十三年，因最初刊刻時所得不是足本，後不斷增補，遂有“特顛倒凌褻，殊失舊觀耳”的感歎。《續補》又有王鵬運跋（光緒十四年）云：“余曩編《白雲詞補》，曾於《詞源》錢良祐跋得《齊天樂》一闋，附刻卷末。今復錄此以殿續補，亦墨緣快事也。”

10、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清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北京龍文閣書莊石印本。

11、《彊村叢書》本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有民國十一年刻本。朱孝臧跋云：

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廣陵江賓谷《疏證》本，……賓谷以龔本裁綴成帙，其詞後所附別本，全章概未之載。今于夾注一作某某而疏所不及者，一律芟去，猶是江氏志也。疏校諸條既據更訂，其所未及，兼取他刻參錄記之。《疏證》尚闕五十餘事，今舉所知者條寫如左（略）。甲寅冬十有一月日長至，歸安朱孝臧記。

是據江昱《疏證》本梓行，作於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，又於“校記”後附朱孝臧增補江氏疏證闕漏的五十餘事。

12、中華書局輯《四部備要》本，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，其中有《山中白雲》八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，是據《彊村叢書》本錄入。

又見於藏家著錄的印本有：

1、清阮元《文選樓藏書記》卷一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刊本。是書繫自著詞稿，未附炎所作《樂府拾遺》一本。³⁰

2、佚名《遁叟藏書目》著錄有：原刻《山中白雲詞》，乙本。³¹

3、清孔廣陶《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云：“龍尾山房重刊本，一函一本，已入。”³²

4、清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云：“道光辛丑金望華、范鐸同刊《三家詞》本，頗有校正龔本處。”³³

道光辛丑為清道光二十一年。又楊立城《四庫目略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，云：“范鐸、金望華同刊三家本。”³⁴

5、清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》八卷，云：“杭州項氏新刊。”又楊立城《四庫目略》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，云：“杭州項氏刊本。”

6、《文友堂書目》（第一期，民國二十五年）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光緒刊，白紙，二本，十五元五角。³⁵

7、《西泠印社金石印譜法帖藏書目》家刻善本“著錄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洋一元。”³⁶

以上著錄的印本，其中或有同於前所列諸刻本者。知張氏詞集歷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光緒、宣統朝及民國時，屢有校勘刻印。除同治朝未見明確提及刊刻的外，其餘清代各朝都有刊印之舉，這在兩宋詞作家中是不多見的，至少說明了張氏詞集在清代自始至終都保持著較高的需求量，以致時人仍有難尋之嘆。這既與清朝的詞派活動，尤其是浙西詞派的造勢有關聯，也與在這種火熱的態勢下人們的趨從心理有關，不論是詞派成員，還是普通讀者，這在後文的論述中可見一斑。

四、清人手批張炎詞集

詞集的評批，自南宋就出現了，如黃昇的《花庵詞選》，又劉辰翁評陳與義詞集等。明朝則有李濂評辛棄疾詞集等，明末毛晉父子評批的兩宋詞集遂多，涉及版本校異、詞作解讀、詞人評議等。入清以來，對兩宋詞別集的評批漸多，其中又以手批本居多，多為閱讀者隨手的批點，有名流，也有無名之卒。其中手批張炎詞集尤為突出，錄所如下：

1、樓儼評本。樓儼（一六六九—？），字敬思，號西浦，浙江義烏人，家上海。歷官按察使等。清康熙時曾奉詔纂修《詞譜》，批本不明，後人評批本中屢有引錄其評語。

2、陸簡兮批閱本。曹炳曾《山中白雲詞序》云簡兮陸氏出手錄批閱《山中白雲詞》見示，所批內容不詳。

3、汪憲批校本。今藏南京圖書館，有抄本《玉田集》，原為汪魚亭藏書，有朱墨筆圈讀批校，後歸丁氏八千卷樓珍藏。吳則虞《玉田詞版本述略》載有汪魚亭藏舊抄本《玉田詞》二卷，云：“魚亭上有批校。”³⁷當指此書。按：汪憲（一七二一—一七七二），字千陂，號魚亭，寓居杭州，家有振綺堂。清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進士，以資補刑部陝西司員外郎。性好蓄書，多善本，丹黃點注，終日不倦。

4、樊桐山人手批本。清瞿世瑛《清吟閣書目》卷三載有樊桐山人手批張炎《山中白雲詞》³⁸。已知清人號樊桐山人有二，一是朱琰，又作朱炎，字桐川，號笠翁，又號樊桐山人，浙江海鹽人。乾隆三十一年進士，官阜平知縣。一是吳昌祺，原名吳慶祺，字仲奮，浙江余杭人，事蹟不詳。批本情況不明。

5、吳蔚光評批本。吳氏（一七四三—一八〇三），又作吳蔚光，生

平及評批本情況詳後文。

6、張惠言評批本。張惠言（一七六一—一八〇二），字皋文，江蘇武進人。清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為常州詞派的創始人。著有《茗柯集》、《茗柯詞》。所批之本為清乾隆趙昱覆刻龔氏刊本，今由馬興榮先生整理，刊載於《詞學》第十五輯上，涉及到的詞作有五十三首。

7、顧廣圻批本。顧廣圻（一七六一—一八三五），字千里，號澗蘋、思適居士等。江蘇吳縣人。縣諸生，通經學、小學，尤精校讎。有《思適齋集》。戈載《宋七家詞選》張炎《玉田詞序》有“又將顧丈澗蘋批、李文子仙批本互勘”云云，所批情況不詳。

8、李福批本。李福（一七六九—一八二二），字備五，號子仙，吳縣人。清嘉慶十五年舉人，擅詩詞，著有《拜玉詞》。有手批張炎詞集，參見前條說明。所批內容不詳。

9、戈載批校本。戈載（一七八六—一八五六），字寶士，號順卿，吳縣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諸生，官國子監典籍。為“吳中後七子”之一，編有《宋七家詞選》，成於清道光年間。其《張叔夏詞選跋》云：“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……予讀是集，手校五過，又將顧丈澗蘋、李文子仙批本互勘。近寓秦郵，復與王君寬甫商榷，一一皆識於卷端，茲所錄者，就其異同，更加各選家參訂，折衷於至當不易，似無遺憾。“手校五過”，知用力之勤之多。

10、單學博藏本。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本。所批為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刻本，首尾有缺頁，鈐印有：“單學博印”、“香山頑弟”、“家在釣渚”、“師白”。檢張慧劍《明清江蘇文人年表》道光三年（一八三三）載云：“常熟單學博師白著《海虞詩話》十六卷。道光三年光十年載云：“常熟單學博跋所見宋劉克莊《後村先生詩集大全》。又道知單學博，字師白，江蘇常熟人，清道光時在世。著有《海虞詩話》。

此本無批者或藏者序跋題識，以下簡稱單本。

11、修師藏本。名姓事蹟均不詳，參見下一則。

12、許廷誥藏本。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本，其間有少許為許氏增評。所批為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刻、乾隆元年寶書堂印本，清許廷誥跋、許元愷跋。李放《皇清書史》卷二十四云：“許廷誥，字八謙，常熟諸生，工楷隸。”又云：“許元愷，字寶門，廷誥子。國子生，八分書。”瞿冕良《常熟先哲藏書考略》云：“許廷誥，原名景誥，字八謙，清嘉慶間人。工漢隸，尤善詩詞，有《碩寬堂詩草》、《荷鋤軒樂府》。此本許氏題識較多，署以年月，其中談及嘉慶七年至二十五年間十餘年間從事張炎詞選之事，又有“道光戊申五月二日臨修師閣本。時請□年八十四矣”云云，知為清道光二十八年過錄修師閣本，修師姓氏不詳。又有許元愷咸豐丁巳（一八五七）題跋一。此本以下簡稱許本。

13、振珊藏本。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本，參見下則說明。振珊姓氏及事蹟不詳。

14、邵淵耀藏本。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。所批為清康熙末年曹炳曾城書室刻本，為邵淵耀過錄吳尉光、許廷誥批跋，其間有少許為邵氏增評。書末有邵氏墨筆題云：“丁巳新秋，從蓮暨借得振珊舅氏臨吳禮部竹橋先生批閱本，照臨一遍，間以管見，有所損益。別有朱筆，則臨許伯絨贊府閱本。……咸豐七年六月蓉龕記，時年七十。”丁巳即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知邵氏生於清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。振珊舅氏姓氏不詳，許伯絨即許廷誥，知批語為邵氏咸豐七年過錄振珊舅氏和許廷誥藏本。瞿冕良《常熟先哲藏書考略》云：“邵淵耀，字充有，號環林，清嘉慶間人。嗜學，工詩。”此本以下簡稱邵本。

15、翁氏藏本。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本。藏上海圖書館，抄本，卷端題“山中白雲”，無格欄，半頁十行，行二十字，朱、墨筆批點。

鈐有“翁萬長藏”、“翁之廉長壽印”、“錦芝”、“翁印之廉”等印，知原為翁氏藏書。《常熟翁氏藏書圖錄》著錄有此書，云為翁心存（一七九一—一八六二）、翁同書（一八一〇—一八六五）、翁同龢（一八三〇—一八六五）三代所藏。著錄為：“張炎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八卷，清中期抄本，一冊，紙本。其說明中有”鄧日心批註“云云。⁴¹

16、陳澧評批本，葛澗君《幾種知見的前賢手批宋人詞集》一文中云《山中白雲詞》有陳氏評批《山中白雲詞》，曾為朱孝臧、吳庠等逐錄，今未見。按陳澧（一八一〇—一八八二），字蘭甫，號止齋，廣東番禺人，清道光十二年舉人，曾授河源縣訓導，晚為菊坡精舍山長。

17、趙宗建藏本。趙宗建《舊山樓書目》：“庚”載有臨吳竹橋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兩本。⁴²此為過錄吳尉光評語本。所據為清康熙六十一年曹炳曾城書室刻本，趙宗建跋並錄吳尉光批。卷八末朱筆題云：“庚辰秋日於升蘭齋中得見有吳竹橋太史評點玉田詞兩冊，假歸，度此三日而畢。花田老農記。”按：趙宗建（一八二八—一九〇〇），字次公，又字次侯，號非昔居士，江蘇常熟人。以太常寺博士就試京兆，罷歸。藏書處為舊山樓，著有《舊山樓詩錄》、《舊山樓書目》等。此本批語為趙氏清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過錄，以下簡稱趙本。

18、潘鐘瑞批本。吳則虞《玉田詞版本述略》載有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八卷，云：“聞香禪精舍有批校本”。按：潘鐘瑞（一八二二—一八九〇），字麟生，號瘦羊，吳縣人。貢生，為太常博士。著有《香禪精舍集》、《香禪詞》。批校者即此人。

19、蕭蛻評本。蕭氏，字中孚，號蛻公，常熟人。其批語見今人葛澗君先生整理的芸香草堂評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其中引錄蕭氏評語三十八則。⁴³

20、高亮功評批本。所批為龔氏刻本，葛澗君先生藏，已由葛先生整理，刊於《詞學》第六輯上，涉及到的詞作有二百六十二首。高亮

功，字曉村，浙江海鹽人。生活在清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歲貢生。屢躋棘闈，遂絕意仕進。

21、葛澗君藏本。今有整理本出版，其中引錄的署名為許廷誥、邵淵耀二人的評語，經筆者核實，絕大多數還是為過錄吳尉光的評語。

22、王修《詒莊樓書目》卷八載有舊抄本《玉田詞》一卷，云：“有，朱士楷印”、“曾在新陞朱氏家過”二印。朱筆批校，極精，不識出何人手。⁴⁴“此書今藏浙江圖書館，抄本，無格欄，半頁十行，二十八字。存詞凡一百二十五首。卷端下題”宋張炎叔夏著“，鈐印有：“朱士楷印”、“長興王氏收藏善本”、“長興王氏詒莊樓藏”、“蟬隱廬秘笈印”、“楊弇秘笈”等，墨筆校字，朱筆圈點。涉及到有評語的詞作凡八首。

23、莫友芝批校本。《博古齋書目》載：“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宋張炎撰。龔刊，有莫友芝批校，四冊。⁴⁵按：莫友芝（一八一—一八七二），字子偲，號邵亭，貴州獨山人。清道光十一年舉人。曾先後入曾國藩、李鴻章等人幕。編有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、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等。其中後者載有《山中白雲詞》八卷，云：“曹刊最佳。康熙中龔翔麟玉玲瓏閣刊附六家詞，後者最詳。杭州項氏新刊。竹垞云：于張鹿徵案頭見手抄叔夏詩一卷。道光辛丑金望華、范錡同刊三家詞本，頗有校正龔本處。⁴⁶未提及批校本。

24、朱祖謀批本，見葛澗君《幾種知見的前賢手批宋人詞集》一文，存二條，見葛文引錄。按：朱氏（一八五七—一九三二），又名孝臧，字古微，號滙伊，浙江歸安人。清光緒九年進士，歷官禮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，為晚清四大詞人之一。

此外還有近人夏敬觀手批《山中白雲》，見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夏氏手批《彊村叢書》本。

五、獨見與從衆

以上知清人評批的張炎詞集凡二十餘種，目前存世的有十餘種，代表性的有張惠言、高亮功等，另過錄吳尉光評語者有單學博、許廷誥、邵淵耀、翁之濂、趙宗建等手批傳藏本。

張惠言為常州詞派的創始人，所批之本為清乾隆趙昱覆刻龔氏刊本，原為西南師範大學徐無聞教授之父徐益生先生購藏，今由馬興榮先生整理，刊載於《詞學》第十五輯上，涉及到的詞作有五十三首。

就張惠言的評語及說法而言，其中仍有可商榷之處，如《臺城路·庚辰秋九月之北》眉批云：“庚辰，至元十七年，宋亡之明年也。是玉田於宋亡後始北行。”又於《甘州·庚寅歲沈堯道同余北歸》眉批云：“玉田以庚辰北行，庚寅南歸，前後十年，時年四十三。戴表元贈序所謂：‘垂及疆仕，表其行資。’正此時矣。”又於戴表元《送張叔夏西遊序》云：“猶家錢塘十年。久之又去，東遊山陰、四明、天台間。”眉批云：“案詞注，玉田以至元庚辰入都，庚寅南返，丁酉東遊，己亥回杭，旋即遊吳，此序之作當在己亥六月。玉田家錢塘不過七年餘，此文約略言之曰十年耳。”按：至元庚辰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（一二八〇），時張炎三十三歲。庚寅為至元二十七年，丁酉為元成宗元貞三年〔元成宗大德元年〕（一二九七），己亥為大德三年。張惠言據此認為南宋滅亡之第二年張炎即有北行之舉，且長達十年。關於張炎庚辰入都的說法，所據為《臺城路》“十年前事翻疑夢”一詞，題序云：“庚辰秋九月之北，遇汪菊坡，一見若驚，相對如夢。回憶舊遊，已十八年矣，因賦此詞。”按：明程敏政編《天機餘錦》此詞題序作：“庚寅秋會汪菊坡于此，冀相對夢回，憶舊遊，已十八年矣。”一作“庚辰”，一作“庚寅”，兩者相距至少十年，江昱《山中白雲疏證》

云：“昱按：曾心傳題曰觀《葡萄》自序以至元庚寅入京，玉田固同行之侶，此題，辰，字當是，寅，字之訛。又於龔翔麟《山中白雲跋》末批云：“昱案：玉田以至元庚寅入都，辛卯南還，留北未久。此序北遊燕薊，蓋在少壯時，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之語，蓋緣《臺城路》詞庚辰之北，辰，字之悞，詳見《臺城路》詞後。”江昱《疏證》本及《彊村叢書》本等作“庚寅”。又檢清王昶《書張叔夏年譜後》云：“故叔夏以庚辰九月往北，訖庚寅始歸，在燕已歷十年”對此，清許邁孫跋云：“按：《白雲詞》卷一《臺城路》詞題，庚寅，誤刊，庚辰，述庵因而誤之。蓋叔夏於庚寅九月偕曾心傳、沈堯道諸人以寫經之役，自杭起驛入京，甫得官，輒為人所阻，辛卯春即南旋。是留燕京首尾才一年。若謂在燕十年，則戊子冬不應客山陰也。集中庚寅北歸凡兩見，別本皆作，辛卯，當遵別本為是。在海雲寺觀千葉杏，是辛卯春間事。元史：至正二十七年六月繕寫金字藏經，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，此可證也。”述庵即王昶，當以“庚寅”為是。據戴表元《送張叔夏西遊序》云：“嘗以藝北遊，不遇失意，亟亟南歸，愈不遇。猶家錢塘十年。久之又去，東遊山陰、四明、天台間，若少遇者，既又棄之西歸。”依張惠言等人的看法，張炎少壯北遊達十年，返歸後又居杭州十年，久之又有東遊山陰、四明、天台等地之舉。考張炎東遊山陰、四明、天台間，始於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），若此，前推二十年，則張炎以藝北遊最晚也在宋度宗咸淳九年（一二七三）之前，即二十六歲之前，這是不合情理的。可知張炎早年以藝北遊時間不會是長達十年的，以不遇而南歸，仍居杭州長達十年之久。至於張惠言於《湘月·余載書往來山陰道中，每以事奪，不能盡興。戊子冬晚，與徐平野、王中仙曳舟溪上》一詞眉批云：“玉田以庚辰入都，庚寅歸浙，戊子，不得在山陰，蓋當作，戊戌，字之誤。”戊子為至元二十五年（一二八八），張炎時四十一歲，戊戌為元成宗大德二年（一二九八），

張炎時五十一歲，如同張炎少壯北遊南歸居杭州十年被解爲“玉田家錢塘不過七年餘”，張惠言解讀“戊子‘當作’戊戌”，也是爲自己的說法尋找合理性，只是多屬臆測之詞。按：高亮功評批本於《湘月》“行且止”一詞云：“按：戊子疑當作戊戌，蓋樂嘯翁於至元十七年庚辰九月北遊，庚寅始歸，安得戊子游山陰也，俟再考。略借山陰古跡寄慨，是拓筆也。”對時間的解讀同張惠言。

張惠言論詞主張雅正，這與浙西詞派的觀點是有相通之處的。尤其是強調意內言外與比興寄託，這在張惠言手批張炎詞中多有體現。如《綠意》，“碧圓自潔”一詞，可見一斑，眉批云：

此首自寓其意，遺簪不展，當年心苦可知。“浣紗人”即前“臥橫紫笛”之輩，恐其羅而致之，不得終其志也。“回首當年漢舞”者，庚辰入都也，彼時惟恐失身，故曰：“怕飛去謾縐，留仙裙褶。”幸而青衫未脫，尚帶故香，況今老矣，何所求乎？玉田庚寅之歸，西風吹折時也。自此得長嘯湖山，故曰“喜靜看、匹練秋光”也。刻《詞選》時未見此集，從《詞綜》作無名氏，所解未當也。

詞見《山中白雲詞》卷六，原有注云：“《樂府雅詞》以此首作無名氏，非。”《天機餘錦》題作“荷花”，四印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及《宋七家詞選》題作“荷葉”，作“荷葉”爲是。原爲詠物詞，與《紅情》“無邊香色”分別詠荷花、荷葉，“臥橫紫笛”即《紅情》一詞結局。檢張氏《宛鄰書屋叢書》本《詞選》卷二《綠意》一詞末云：

此傷君子負枉而死，蓋似李綱、趙鼎之流。回首當年漢舞，云者，言其自結主知，不肯遠引。結語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。

張惠言《詞選》原刻本此詞作無名氏，並認爲有寄託，即似有感正人君子如李綱、趙鼎之流受冤屈貶死而發。清端木棻批注《詞選》云：

即無寓意，亦是絕唱。又：注釋荒謬，甚不足取。“綠意”即“疏影”別名，創自堯章。此詞即非玉田，亦是咸、景以後，格調與元鎮、伯紀時代太不合。且謂傷君子枉死，當時君子枉死，有過於武穆者乎？李、趙雖被謫，猶未至於死也。“喜其已死”句尤荒謬，有悼傷君子而喜其死者乎？若果如此，是全無人心者矣。大約張氏昆季薰心兩廡，心神昏亂，故於古人名作妄箋至此。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，但就詠荷葉譯之，自是千秋絕調，不必胡牽妄撫，致絕妙好詞盡成夢囈。丁亥四月廿三日燈下子疇志。

丁亥爲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。元鎮、伯紀即南渡名臣趙鼎（一〇八五—一一四七）和李綱（一一〇八—一一四〇），其中對張惠言牽強附會的解讀方式表達不滿。後張惠言得知爲張炎詞，有“所解未當”之感，至於張氏手批本，解讀此詞爲張炎少壯北遊不遇，又幸不致失節，得以歸隱終老。仍難免有曲解牽強之嫌。

就過錄吳尉光評語諸藏本而言，趙宗建和邵淵耀藏本明確地提出是過錄吳氏評語，趙本首冊封面墨筆題云：“《山中白雲詞》，臨吳竹橋先生看本，上下兩冊。又卷八末朱筆題云：

庚辰秋日于升蘭齋中得見有吳竹橋太史評點玉田詞兩冊，假歸，度此三日而畢。花田老農記。

庚辰爲清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。邵本封面墨筆題云：

《玉田詞》壹冊（鈐印：蕭）。清初上海曹巢南刊本，巢南工詩，有《放言尺集》。題簽五字為雲伯手筆。又：邑先輩邵蓉龕先生手錄吳竹橋、許八兼兩家批本。民國庚辰四月陶雲伯君惠遺，元裝二冊，二十二日燈下並裝之，大雪寒甚，虛孚記。

虛孚，即蕭蛻。知所得為邵蓉龕手錄吳竹橋、許八兼批本，許八兼即許廷誥，邵蓉龕其人俟攷。民國庚辰為民國二十九年（二九四〇），陶雲伯（一九〇五—一九七五），江蘇常熟人，擅畫。又書末有墨筆題云：

丁巳新秋，從蓮墅借得振珊舅氏臨吳禮部竹橋先生批閱本照臨一遍，間以管見，有所損益。別有朱筆，則臨許伯緘贊府閱本，贊府手跋：得此書甚艱，自嘉慶壬戌至道光戊申五十年間，熟復者殆十八九，最後亦臨吳閱，年已八十四，然頗簡略，不若舅氏之詳也。至述袁蘭村語云讀玉田詞百過方□言詞，蘭村工詞，補乃翁所不逮，此未必是倉山緒言，要於前輩必有所受之。咸豐七年六月蓉龕記，時年七十。

丁巳即清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知邵蓉龕據振珊舅氏和許伯緘閱本傳錄的，振珊舅氏名姓及行蹟不詳。又袁通（一七七五—一八二九），字達夫，號蘭村，清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

許廷誥藏本題識語頗多，較為詳細地述說了批校張炎詞集的過程。末有跋云：

咸豐丁巳春仲，攜帶煤塘館中重加裝訂，細讀兩過。是編先君子時置案頭翻閱，即宦遊客居，亦常攜帶，頻加圈點評語，並記瞻讀告日，子孫應世世永保藏之。元愷謹識。

咸豐丁巳即清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許元愷為許廷誥之子。與邵蓉龕題識屬同一年。至於單學博、許廷誥、翁之濂等藏本未提及過錄吳氏批語事，也就造成了今天著錄和引用時，常把傳錄及收藏者當成了評批者，就有澄清的必要了。

據筆者比核，諸本所批詞條目不僅有多寡之分，而且一些條目的字句也互有出入，其中雜有傳錄者的增刪改易。這就存在一個問題，誰是最初的評批者？五家中許廷誥、單學博、邵淵耀生活的時代大體相當，趙宗建略晚，邵本、趙本均云原批者為吳蔚光，邵本又曾過錄許氏藏本，只有單本未有藏者題識文，疑也是過錄的。翁氏藏本，以年最長的翁心存（一七九—一八六二）而言，主要是生活於清嘉慶、道光年間，與許、單、邵為同時代的人。從時間來看，吳氏生活於清乾隆、嘉慶時，在諸人之前，原評批者應屬吳氏。

吳蔚光（一七四三—一八〇三），又作吳蔚光，字愨甫，一字執虛，自號竹橋，晚號湖田外史，江蘇常熟人。清乾隆四十五年（一七八〇）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士，改禮部主事。以病退閒居林下二十餘載，時花藝竹，淪茗滌硯，春秋佳日，杖履優遊，以圖書琴鼎自隨。對此，時人多有提及，如姚鼐《惜抱軒詩集》卷九《題吳竹橋湖田書屋圖》、錢大昕《潛研堂詩續集》卷十《吳竹橋禮部湖田書屋圖》等。知其悠游山水田園，詩書自娛，終其餘生。生平詳法式善撰《例授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吳君墓表》（閔爾昌《碑傳集補》卷十一）、王昶《湖海詩人小傳》卷三十六、張維屏《國朝詩人徵略》卷四十七等。

法式善《墓表》云吳蔚光著有《姜、張詞得》二卷、《素修堂文集》二十卷、《古今石詩齋》前集四十五卷後集十五卷、《小湖田樂府》前集十卷續集四卷、《寓物偶為》二卷等，其中《姜、張詞得》，當與其評批張炎詞集有關。吳氏《小湖田樂府自序》云：

為之者，小調宜法唐，中調宜法南唐、北宋，長調宜法南宋。小調言短意長，其巧愈巧，其不巧之巧愈巧；長調則必排句鍊字，以密閒疏，而巧遂因之稍殺。惟白石、玉田能斷續開合，抑揚吞吐如小調，所以為工；極而論之，玉田猶未達白石一閒矣。先有太白，後有白石，妙哉！技止矣。蔚光幼讀太白詞而愛之，後稍稍學為小中調，至長調亦始愛秦、柳，久而乃知姜、張。歲積月累，成詞十卷，共五百餘闕，見者或頗有巧之目。巧非蔚光志也，特有所託而逃，以私冀夫文與詩之不至甚敝。

序作於清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，知姜、張詞對吳氏創作的影響，所謂“巧”，主要是就寫作技巧而言，這也是清以來人們以張炎詞為入手門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與吳蔚光一樣，五位藏者也均是常熟人，故有傳抄過錄之便。就筆者所見的諸種傳抄過錄吳氏評語的本子來看，各本見批的詞數不一樣，其中趙本最多，達二百十六首；其次為翁本，有二百首；其三為單本，有一百九十四首；其四為邵本，有一百三十四首；最後為許本，共一百一十首。就藏者題識文看，趙本云為過錄吳氏本，較其他更接近吳氏原著。單本多與趙本同，而邵本、許本已雜有自己的評語，也有是就吳氏評語增損而為之。由上述評批者、傳錄者來看，除張惠言名著於文壇外，另有些是以藏書家而見稱，如趙宗建、翁氏等。其餘則無論在詞學方面，還是在藏書方面，均屬於平平者。即以被傳抄較多、影響頗廣的評批者吳蔚光而言，也是如此。

張炎詞集在清代屢有刊印，其間仍有尋求不易之歎，從側面也說明了需求量的不低。從地域上來說，處於江浙地區的人就有易得之便，至少就刻本而言是這樣的。前文知傳抄過錄吳氏評語的實不止五家，說明其評語是有一定影響力度的。就吳氏言論來看，其對格律的探討並不居

主要位置。更多的是對詞句、詞意的解讀，對創作方法、寫作技巧的分析。如卷一《高陽臺》“接葉巢鶯”一詞，趙宗建過錄本云：

《譜》：前段九句四韻，平韻；後段九句五韻，後段起句六字，叶。今七字而不叶，亦只四韻，即《慶春澤》或加“慢”字，又一體。後段起句六字，叶韻，僧咬如詞是也。又：此調與響山詞典同。又：好花易謝，少年易老，聞此歌聲，那得不喚奈何？又：真是一愁世界矣，不知鷓亦愁否？鷓曰：“君念愁，我亦欲愁。”又：（“接葉”句）煉法。（“東風”句）揚。（“到蓄”句）抑。（“更悽”句）加倍法。（“莫開”句）加倍法。

按：“好花”句一則和“真是”句一則又分別見單學博、翁之廉過錄本。“煉法”以下又見許廷誥過錄本。而邵淵耀過錄本作：“良時不再，聞此那得不喚奈何？”又：“兩闕末後俱是加倍法。”知諸本批語互有出入，趙本涉及面要廣些，包括思想內容、詞調律呂、技巧方法等，其他四家內容要單一些。

諸批本引錄的吳氏評語，就文字而言，單本、翁本、許本所引多同趙本，而邵本增刪改易的現象較多些，表現在：

其一、省改及增飾。如《風入松》“老來學圃樂年華”一詞，單本、翁本、趙本眉批云：“無曠土、無遊民，理極腐而語極新，能化故也。如作此詞，與聖賢學問治道一氣相通，何害其為詞？世之少年但好治縛，遂失其旨，試思耆卿、少游輩能道隻字否也？”許本無評語。而邵本作：“寫田家樂趣真樸動人，專尚治縛者可能道其隻字？”又《慶春宮》“蟾窟研霜”一詞，單本、翁本、趙本眉批云：“詞中排句，如詩之一聯，文之二比，看他高渾而極新巧，又工力悉敵，此境大不易到。”（“把酒”二句）許本無評語。而邵本作：“排句高渾，又極新

巧穩稱。“又《疎影》”雪空四野“一詞，單本、趙本眉批：“清虛廣寒，不負此圖命名之意。”翁本除此外，又有批云：“起句不落韻，想偶爾悞筆，不可引為格也。”許本除有“起句不落韻”云云外，另批云：“結實字清刻。”而邵本眉批：“翻用成句，推陳出新。”又云：“著題清刻。”以上多屬省改。另有增飾，如《玉蝴蝶》“留得一團和氣”一詞，趙本、單本、翁本眉批云：“心巧手妍”，而邵本卻云：“花少情態，好手亦難聘妍詞。”又《高陽臺》“古木迷鴉”一詞，趙本、單本眉批云：“俯仰憑弔，感慨系之。”邵本除此外，又批云：“歎及賈相，乃傷今也。”（“故園”五句）又《南樓令》“風雨怯殊鄉”一詞，趙本、單本、翁本眉批云：“加倍又加一倍之法。”（“風雨”四句）又云：“味在言外，最高最雅，使秦、黃為之，不知多少佻巧。”（“明月”三句）許本作：“加倍又加倍法。”又云：“味在言外，語卻高雅。”而邵本作：“餘味曲包，措詞高雅。”（“明月”三句）又《漁歌子》“丁卯灣頭屋數間”一詞，趙本、單本、翁本眉批云：“不用一錢買，又萬黃金不能買也。”許本未見評語，邵本除引錄有此評語外，又云：“清遠閒雅，志和有嗣音矣。”

其二、只見於邵本而他本所無者。如《水龍吟》“仙人掌上玉芙蓉”眉批云：“切合白色，渾雅不群。”又《憶舊遊》“嘆江潭樹老”眉批云：“故家耆舊，不堪追憶。”（“歎江潭”三句）又《西河》“花最盛”眉批云：“飄然塵外。”（“且脫”三句）又《玲瓏四犯》“流水人家”眉批云：“入情語，以無意出之。”（“流水”六句）又《春從天上來》“海上回槎”眉批云：“杜宇著眼，系心宗國，不徒刻意傷春也。”又《探芳信》“坐清晝”眉批云：“此意兒每飯不忘，是王孫身份。”（“甚采”五句）又云：“定是較多著問，詞善參活句。”（“愁到”二句）又《瑞鶴仙》“楚雲分斷雨”眉批云：“玩詞意，是有故而去，而事未易言者。”又《壺中天》“穿幽透密”眉批云：“放

活便饒不盡之致。”（“香雪”二句）又《暗香》“猗蘭聲歇”眉批云：“情深言表。”（“有羈”句）又《清平樂》眉批云：“搖曳生姿，課虛得力。”（“只有”二句）又《壺中天》“西秦倦旅”眉批云：“不聞也。”又：“漸減。”又：“吞殺欲涕，蓋不忍深言也。”（下片）又《壺中天》“長流萬里”眉批云：“四字究屬微瑕，非曲子中所應有。”（“風入”二句）以上批語均不見於其他藏本。

在解讀時，或攬入自己的想法，或對前人的說法予以修正或完善。前引邵蓉龜題識有“間以管見，有所損益”云云，知邵氏在吳氏評語基礎上有所增損補益的。

趙宗建藏本與諸本的一個最大不同處是對詞調格律的注釋與辯析，多為墨筆批於詞牌下，間有眉批、夾批、地脚批。如《壺中天》“揚舲萬里”一詞批云：“即《念奴嬌》別格，又即《大江東去》、《醉江月》、《百字令》、《百字謠》、《無俗念》、《湘月》、《淮甸春》、《大江西去上》，此首與蘇頗合。”又眉批云：“此調亦有首句即起韻。”又云：“後段第二、三句亦有上四下五者。”又《大聖樂》“隱市山林”一詞批云：“此調有二體，一體一百八字，一體一百十字。玉田此篇字數百十，而句法與百八字合，故後段，歌酒，二字斷，宜依別本削去。”又《甘州》“見梅花斜倚竹籬邊”一詞眉批云：“樓觀察云前段第三句應五字，翠袖，上脫三字。愚按：《甘州》原調固然，但《詞律》載劉過作第三句卻六字、第四字叶，可知又一體，並口脫字，但少二字者，應稱《八聲甘州》。”又《國香》“鶯柳烟堤”詞牌下批云：“或有，慢，字。”又眉批云：“或作，音，字逗，放，字不斷，一句讀。”又《木蘭花慢》“龜峰深處隱”詞牌下批云：“前段九句四韻，後段九句五韻，《詞律》讀法又殊。”又眉批云：“按《詞譜》首句八字，《詞律》五字三字。又第七句八字。又《圖譜》起句七字，《律》二字，叶。”又《玲瓏四犯》“流水人家”詞牌下批

云：“此調有九十九字、一百一字各體。”又眉批云：“末二句姜作俱四字，內中字句尚有殊者，又是一體。”又地脚批云：“方信‘句該作少一字。’又《菩薩蠻》‘蕊香不戀琵琶結’詞牌下批云：‘又名《子夜歌》、《重疊金》、《巫山一段雲》。’又夾批云：‘仄韻。’（‘結’字）。又：‘仄叶。’（‘蝶’字）。又：‘換平韻。’（‘憑’字）。又：‘換仄韻。’（‘數’字）。又：‘換平韻。’（‘吹’字）。又：‘平叶。’（‘年’字）這類批語，其他四家藏本均未見，或為趙氏本人所為。

評賞作品，有以獨見為主，如張惠言，也有受他人言論影響，體現出從眾的心理的，如過錄吳尉光評語者，尤其是對兩宋名家詞的接受。其中有的會攙雜自己的看法，以所批張炎詞集為例。在已知評批本中，江蘇籍人士占絕大多數，有十二家，若加上不知姓氏的修師、振珊，至少有四家，並且他們居住的地方均在吳中地區，其中吳縣四人、常熟七人、武進一人，修師、振珊疑為常熟人。而且這些人絕大多數是活動於清嘉慶、道光間。清初至乾、嘉時期，吳中之地詞學的熱鬧，與其地藏書家的雲集，以及富藏詞集是密不可分的。當然，這就是就小的地域而言。同理，就大的區域而言，江浙一帶，明清以來就以富於藏書而著稱。此外清代詞派此起彼伏、詞社活動的頻繁熱鬧、詞學思潮的風起雲湧等，不僅僅是學者文人對兩宋詞集的和唱、傳播與接受的結果，江浙藏書家富藏兩宋詞集，也是這種局面得以生成和持續的一重要因素，其中張炎詞集倍受青睞，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

注

- (1) 清曹溶《靜惕堂詞》，一九八二年上海書店影印《清名家詞》本。
 (2) 見一九八九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朱絲欄抄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本《玉田詞》。

- (3) 見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鏤版《山中白雲》。
 (4) 見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《伯牙琴》。
 (5) 見《粵雅堂叢書》本《靜齋至正直記》，下同。
 (6) 見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鏤版《山中白雲》。
 (7) 見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鏤版《山中白雲》。
 (8) 見一九七五年中華書局影印清康熙裘抒樓刊本《詞綜》，下同。
 (9) 見《詞學叢書》本《詞源》，下同。
 (10) 見《四部叢刊》本《清容居士集》。
 (11) 見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鏤版《山中白雲》，按：陸文圭《牆東類稿》卷五此文題作《玉田〈詞源〉稿序》。
 (12) 以上見清光緒乙酉曼陀羅華閣刊《宋七家詞選本》。
 (13) 見《樓儼集》之《蓑笠軒僅存稿》卷五《洗硯齋集》，二〇二一年中華書局。
 (14) 見清樓儼《樓儼集·蓑笠軒僅存稿》卷五《洗硯齋集》，二〇二一年中華書局。
 (15) 見清孫致彌《秋左堂詞集》，二〇一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影印本。
 (16) 見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卷四十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 (17) 見《曝書亭集》卷四十《魚計莊詞序》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 (18) 見《樊榭山房集·集外詞》卷八，《四部叢刊》本，下同。
 (19) 見清凌廷堪《梅邊吹笛譜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。
 (20) 見清康熙六十年曹炳曾城書室刊《山中白雲詞》。
 (21) 見清彭兆孫《小謨觴館文集》卷二，二〇一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影印本。
 (22) 見清潘介繁《曉夢春紅詞》，見二〇一三年鳳凰出版社《清詞序跋彙編》。
 (23) 《索笑詞》，清同治刻本。
 (24) 見《郎園讀書志》卷十六，民國十七年鉛印本，下同。
 (25) 見《葉氏觀古堂藏書目》，二〇〇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》本。
 (26) 見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，一九九一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。
 (27) 見《小山堂藏書目錄備覽》，二〇〇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》本。
 (28) 清汪沆《小眠齋讀書日劄》，抄本。
 (29) 《生白齋讀書自省記》，稿本。

- (30) 《文選樓藏書記》，烏絲欄抄本。
- (31) 《通叟藏書目》，稿本。
- (32) 《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》，二〇〇〇年北京出版社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抄本。
- (33) 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一九一八年石印本，下同。
- (34) 《四庫目略》，民國鉛印本，下同。
- (35) 《文友堂書目》，二〇〇三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《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》影印本。
- (36) 《西泠印社金石印譜法帖藏書目》，二〇〇三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《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》影印本。
- (37) 見吳則虞校輯《山中白雲詞》，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出版，下同。
- (38) 見《清吟閣書目》卷三“名人批校刊本”，《松鄰叢書乙編》本。
- (39) 以上見《明清江蘇文人年表》，二〇〇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- (40) 《常熟先哲藏書考略》，一九九〇年四川大學出版社《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》。
- (41) 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《常熟翁氏藏書圖錄》，二〇〇〇年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。
- (42) 載《中國韻文學刊》一九九六年第一期，下同。
- (43) 《舊山樓書目》，稿本。
- (44) 見《詞學》第六輯，一九八八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下同。據陳玉堂《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》（二〇〇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）載：蕭蛻（一八六三，一八七五，一八八八？—一九五八），字中孚，又作盅孚，號蛻安，又作蛻齋，江蘇常熟人。民國時曾加入同盟會，為南社成員。即蕭氏生年分別有清同治二年、清光緒元年和光緒十四年三種說法。又據《詞學》載云，高亮功為清嘉慶、道光年間人，則蕭蛻尚未出生。存疑。
- (45) 見二〇〇一年遼寧教育出版社《新世紀萬有文庫》本《山中白雲詞》，其中分別輯錄有邵淵耀、許廷誥的評語，共評詞近八十首。
- (46) 《詒莊樓書目》，民國鉛印本。
- (47) 《博古齋書目》，民國鉛印本。
- (48) 見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一九一八年石印本。
- (49) 見《詞學》第十五輯《張阜文手批〈山中白雲詞〉》，二〇〇四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下同。
- (50) 見《天機餘錦》卷三，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。
- (51) 見清張惠言《詞選》，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《詞話叢編》本。
- (52) 見吳蔚光《小湖田樂府》，二〇一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影印本。

（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教授）